

激進勢力抬頭 謹防癱瘓施政

楊志強

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

新一屆立法會產生，要警惕激進勢力抬頭，導致政府施政更加困難。筆者認為，謹防激進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段癱瘓施政，要注意四方面：一是新政府施政要真正急市民所急，那麼激進勢力阻攔政府施政就缺乏理據，就更加不得人心；二是建制派議員要加強團結，挫敗反對派的流會陰謀；三是新一屆立法會必須盡早研究引入剪布機制；四是遏止激進反對派議員拉布癱瘓施政，立法會主席是關鍵。期盼下一屆立法會主席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，正確把關，謹防激進反對派無理拉布癱瘓施政。

新一屆立法會產生，建制派在70個議席共取得43席，較上屆多6席，佔全體議席約六成二。反對派取得27席，較上屆多4席，佔全體議席約三成八，可保住三分之一關鍵少數。必須警惕的是，「人民力量」和社民連等激進勢力抬頭，這意味着議事堂上將更加不平靜，也意味着政府施政將更加困難。

上屆激進議員搗亂影響政策落實

上屆立法會激進議員的搗亂、「拉布」行為拖慢了議程，影響政策落實。激進勢力抬頭，以「激」作賣點的社民連及「人民力量」「四煞」進入議會，市民聞心憂，紛紛表示不要「捉蕉」、「拉布」，期望新一屆立法會勿成「鬥獸場」，議員應有商有量，齊心為市民做實事，協助新政府落實有益香港發展的政策。

「人民力量」「教主」黃毓民表明，會研究日後是否會跟社民連協調在議會內的抗爭方式，他指自己和陳偉業上一屆曾與梁國雄在拉布戰中合作，認為兩黨的抗爭手法亦較為接近，相信日後有不少合作空間。實際上，上一屆立法會除「人民力量」和社民連合作拉布外，被視為溫和反對派的民主黨也曾接力拉布，而貌似溫和實則激進的公民黨更對拉布戰推波助瀾。因此，面對激進

勢力抬頭，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須謹防反對派癱瘓政府施政。

激進派抬頭市民憂慮政府施政困難

梁振英上任兩個多月來，在各政策局和公務員同事的配合和協調下，已經宣佈五大政策措施和推出六項重要民生工程。但要看到的是，新政府的真正考驗，是在新一屆立法會開鑼之後。梁振英未來將推行不少民生經濟政策，亦涉及政制發展等敏感議題，新一屆立法會是否配合，成為施政成敗的關鍵因素。

一項民意調查顯示，對於激進派抬頭，三成八受訪者憂慮政府施政困難，舉步維艱；三成認為議員應在制衡政府與社會利益取得平衡；一成八擔心有利經濟及民生議案亦遭挑戰。大部分受訪者批評上一屆立法會烏煙瘴氣，議員政客做戲沒有真正為市民發聲，擔心新一屆立法會反對派抬頭令政府施政困難，希望議員實事求是，以市民利益為依歸。上一屆立法會激進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段騎劫議會，阻撓政府法案的通過，在立法會歷史上開了一個極惡劣的先例，不僅嚴重損害立法會的運作及形象，而且將令政府施政更加困難。筆者認為，謹防激進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手段癱瘓施政，要注意以下四方面。

新政府需要加大民生工作的力度

第一，激進勢力抬頭，原因複雜。其中一個原因是過去一段時間，貧富懸殊結構令社會積聚好多怨氣，好多

邊緣階層等失業及低薪青年，認為政府的管治環境不公道，寄望激進勢力搗亂立法會洩憤，激進勢力趁機不講大道理一味玩狙擊。面對這種情況，要突破施政困局，關鍵是政府施政必須更貼近民情，把準民意，體現出新政府關顧民生的施政風格，以爭取更廣泛民意的支持。

雖然新政府已很努力做好民生工作，但始終「冰封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，很多問題都是過去多年累積下來的，需要加大民生工作的力度。例如房屋問題，過去5年土地供應嚴重缺乏，私人住宅每年平均的落成量只有9800個，新政府應改變在覓地方面零敲碎打的做法，下決心解決建屋土地不足，拿出魄力大量拓地，並可考慮恢復回歸前發展新市鎮的政策，方可在土地房屋政策方面適應社會的發展；再例如面對好多邊緣階層等失業及低薪青年，新政府應大力推進產業多元化，特別要抓緊落實CEPA、「十二五」規劃中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，以及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提出的36條惠港措施，解決落實中的一些具體困難，實實在在將國家的支持，轉化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，逐步解決市民面對的各種民生問題。只要新政府施政真正急市民所急，激進勢力阻攔政府施政就缺乏理據，就更加不得人心。

建制派議員要加強團結

第二，建制派議員要加強團結，挫敗激進反對派議員癱瘓施政的行徑。上一屆立法會的成功經驗顯示，只要建制派議員上下一心，步調一致，是連戰連捷通過政府法案，為政府正確施政保驾护航的關鍵。民主黨和公民黨拒不出席立法會會議，參與某些議員製造流會的陰謀。他們以為既可以做壞事，又可以隱身幕後。但只要建制派有決心通宵開會，就可挫敗反對派的流會陰謀。

第三，「拉布戰術」是美國議會的術語，英文是「Filibuster」，意思是在議會發表冗長演說，拖延表決。「Filibuster」源自西班牙語，原本指十六世紀活躍於加勒比海的海盜，海盜會劫持船隻來勒索贖金，於是引伸

出騎劫議會的意思。多個西方國家的議會為阻止議員無了期拉布，都有中途終止辯論（cloture）的規定，但終止辯論前必須經過嚴格的表決程序。立法會議事規則既然無指明主席有權終止辯論，可交由大會全體議員表決，建制派在70個議席共取得43席，佔全體議席約六成二，完全可以否決激進反對派的無理拉布。因此，新一屆立法會必須盡早研究引入剪布機制，包括在多數議員的同意下closure motion（結束辯論動議）、限制響鐘次數和把議題歸類審議。



楊志強

立法會主席是關鍵

第四，遏止激進反對派議員拉布癱瘓施政，立法會主席是關鍵。上一屆立法會「人民力量」黃毓民及陳偉業對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提出1,300多條修訂，是否無聊和瑣碎，是很容易判斷的。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，英國、澳洲、新西蘭等外國議會如遇上有議員拉布，議長可阻止一些「無聊、瑣碎、沒有意義」的修訂呈上大會，如認為議員發言時重複發言內容，或發言內容沒有意義，議長亦有權終止，甚至縮短辯論時間進行表決。當時被問到會否覺得曾鈺成在處理議員拉布時太過寬鬆，譚耀宗回答指，「可以叫講」。反對派的態度改變不了，反而有人認為如曾鈺成願意把關，或可找到方法制止反對派搞局，縮短對審議法案的拖延時間。期盼下一屆立法會主席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，正確把關，謹防激進反對派無理拉布癱瘓施政。

豈能逼政府禁止國教？

桂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

特區政府作出國民教育政策的修改之後，反國教成科大聯盟隨後撤出政府總部。事件雖然降溫，但風波仍未停息。

「大聯盟」表示「不會收貨」，抗爭將會持續，決定兵分幾路反國教科，政府不撤科決不罷休。專上學聯則於九月十一日下午舉行罷課集會，揚言撤科目的不達，今後還會罷課。種種跡象顯示，國民教育問題的爭拗，已離開理性的軌道，令人憂慮。

堅持撤科干預學術自由

提出撤科，憑甚麼理據？按照學術自由的精神，學校自行設科，完全有這個權利。你可以不贊同，卻不能干預，否則便是對學術自由的粗暴踐踏。特區政府讓學校自行決定設科與否，既尊重學校的選擇，也採納了國教科反對者要求取消國教科開展期的意見。既然政府在今後任期的五年內不規定國教設科，事件理應告一個段落。若強行糾纏下去，連哪些學校設科的都要政府禁止，豈有此理？此舉不但會引起設科學校的強烈不滿，還會引起學界的分化和對立，徒令校園動盪不安，勢必破壞學校的正常運作，這是學界乃至全社會都不願看到的後果。

特區政府已經明確表態，不會對國教作出撤科決策，認為這不符合香港社會多元化和自由的特質。筆者相信，市民會普遍認同，因為它合情合理。希望當局堅持原則，即使反對者進一步採取非理性的抗爭，也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。也希望廣大市民支持理性的行為，並譴責那些歪曲事實、無中生有、顛倒是非、盲目抗爭的行徑。校園要安寧，社會要和諧，這是師生、家長以及社會人士的共同願望。對港人理性務實的特性的低估，自以為是，罔顧社會輿論，一意孤行，猶自迷信激進可「化腐朽為神奇」，這是錯誤的，最終固然達不到目的，還使自己陷於孤立。

教育局勿因少數人反對而動搖

特區政府雖然不規定國教成科，並不意味國教從此收回。我們要提防有人將國教與國教科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。在這個時候，不是有人刻意地利用反國教科的場合突出反對國教的宣傳嗎？原來這些人以反國教科為名，反國教為實，他們今後也會沿用此伎倆，他們把國教稱之為洗腦教育，是為了全盤否定國教。有些人受到誤導，因而對國教產生錯覺和憂慮，這是不必要的。

「洗腦」這個詞近來被廣泛運用，這應引起關注，用於詆毀國民教育，固然荒謬；一旦用意於其他方面，同樣有害。倘若家長教子女守規矩，子女視之為「洗腦」；老師向學生講道理，學生拒之曰「洗腦」；宗教人士向人宣傳教義，被人斥之為「洗腦」，這會產生甚麼後果？香港社會如此開放自由，資訊又是那麼發達，委實不存在「洗腦」的土壤。硬要濫用這個詞，不僅歪曲了國民教育，還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副作用，此非社會之福。

國教不論成科或不成科，都應該在學校推行，這是時代的要求，社會的需要，大眾的願望。教育局更應繼續推動學校的國教，須知這是普世的慣例和常理，勿因少數人的反對而猶疑動搖。

公民黨將民主黨逼入激進路線死局

卓偉

公民黨在選舉時不斷設陷阱對付民主黨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將這個龍頭打下。「鴿黨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」，反對派沒有一個足以號令群雄的龍頭，這時野心勃勃的公民黨便可乘時而起。然而，公民黨也知道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。民主黨雖然慘遭挫敗，但地區樞腳及組織仍在。於是近日公民黨以至反對派大金主黎智英都在向民主黨施壓，要迫使其改變溫和協商路線。如果民主黨聽公民黨所說愈走愈激，結果只會引發更多中間選民捨棄，但激進選民卻怎樣也不會支持民主黨，結果將民主黨「逼入死角」。這樣兩面不是人，還如何選下去？民主黨繼續認敵作友，繼續斷錯病症，自陷死局，也是怨不得人。

今屆立法會選舉是一次反對派陣營的大洗牌。「鴿黨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」。民主黨擔任反對派龍頭大黨多年，論議席、論樞腳、論選票一直傲視群雄，但由於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一錯再錯，進退失據，最終丟失了龍頭地位。表面上，民主黨與公民黨同樣擁有6席，從議席上兩名反對派的功能組別議員莫乃光及梁廣昌，同為公民黨衛星組織「公共專業聯盟」的核心成員，莫乃光更擔任主席，這兩

人與公民黨的關係不言而喻。之所以不乾脆入黨，不過是為掩飾政黨身份，以便爭取業界支持而已。以此論之，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席隨時高達8席，名副其實是反對派第一大黨。

「鴿黨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」

公民黨在這次立法會選舉中，是有計劃有預謀地針對民主黨，蔡子強的分析已指出是余若薇直接令到李永達落馬。再推前一點，也是公民黨主動與民主黨進行「密室交易」，並且一直示弱，令民主黨貪勝不知輸之下在新東及新西的排陣過分進取，結果公民黨反將一軍，全力告急，加上「人民力量」夾擊終招致大敗。選後，公民黨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，黨主席陳家洛揚言公民黨和工黨、新民主同盟等一向合作無間，應該會擔起聯絡、橋樑的角色。這有兩重意義：一是公民黨正在全力拉攏反對派小黨，整合成一個陣營，而公民黨當仁不讓擔任「盟主」。二是這個陣營將民主黨及民協排除在外，非我

族類之意躍然紙上，也說明公民黨自組陣營就是要與民主黨分庭抗禮。

公民黨選後的種種行為說明一個事實，就是在選舉時不斷設陷阱對付民主黨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將這個龍頭打下，鴿黨失其鹿，反對派沒有一個足以號令群雄的龍頭，這時議席最多的公民黨便可乘時而起，再加上「真兄弟」「人民力量」，將可成功在反對派內改朝換代。然而，公民黨也知道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。民主黨雖然慘遭挫敗，但地區樞腳及組織仍在，區議員數目依然是反對派之冠。只要汲取教訓未必沒有翻身一日，於是近日公民黨以至反對派大金主黎智英都在向民主黨施壓，要迫使其改變溫和協商路線。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公開放話，認為選民的信息很清晰，就是要「民主派做到嘢」，擋住政府蠻不講理的聲音，「這才解釋到為何社民連及『人民力量』咁高票」。梁家傑的說法不啻是指民主黨大敗是因為不夠激，所以未來要更激一些。看來，公民黨亡民主黨之心確實不死，如果民主黨聽從其言，迎來將是一條不歸路。

逼民主黨走激 再次設下陷阱

民主黨失敗是因為不夠激或支持政改方案嗎？這顯然是一個假議題，原因是如果選民要懲罰民主黨，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就已經發生，在去年區選中其得票怎可能還增加3萬？所謂懲罰說根本站不住腳。但梁家傑沒有說錯的是，民主黨之敗卻是在於路線，不過這是因為投機、靠攏激進的路線引起廣大中間選民失望，加上公民黨的算計，才是敗因。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民主黨在中產區失血最嚴重，正是中間選民對其投機路線失望所致。如果民主黨聽公民黨所說愈走愈激，結果只會引發更多中間選民捨棄，但激進選民卻怎樣也不會支持民主黨，這樣兩面不是人，還如何選下去？

事實上，公民黨的施壓本身就是居心不良，要令民主黨萬劫不復，屆時他們在地區上逐步吞食民主黨地盤，令民主黨在下屆區議會選舉中大敗，真正取而代之。因此，現在就要將民主黨逼入死角，令民主黨在錯誤路線下愈陷愈深。如果民主黨繼續認敵作友，繼續斷錯病症，自陷死局，也是怨不得人。



因立法會選戰失利，何俊仁宣布辭去黨主席職務。

建制派議席增加非全靠配票

曾淵滄博士

政經多面體



曾淵滄

聯分拆名單，工聯會也派出更多的名單參選，實際上等於進一步的分拆。還有，建制派的選票也分配給一些沒

政黨背景但屬建制派的候選人。分拆名單就一定要懂得配票，而配票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律，每個候選人都不許越區搶票，不許胡亂告急。不過，分拆名單的最基本條件是必須有足夠的總選票，如果本屆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的總選票、總得票率沒增加，今日，喜氣洋洋的是反對派，而非民建聯、工聯會。可以說，這一次民建聯與工聯會的確是兵行險着，多張名單皆是險勝，以最後一名、最後兩名的次序當選。選舉過後，不少人把民建聯的配票工作神奇化，實際上不知道民建聯是冒着巨大的風險、冒着失敗的風險，就像民主黨在新界西全敗的風險。選舉成績揭曉時，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激動得哭了，為什麼哭？因為是兵行險着，而真的險勝。說民建聯神乎其技地配票，只是「事後孔明」的分析。

同樣的道理，如果民主黨不分拆如此多張名單，新界西可穩得一席，新界東也可穩得兩席。但是，投票結果未揭曉前，誰能知道民建聯分拆名單大勝及民主黨分拆名單大敗？

這次選舉，投票前有两个數字是許多人預想不到的。第一個數字是激進反對派選票增加5%，第二個數字是建制派選票也激增5%。激進反對派與建制派選票各自增加5%的結果，當然是其他政黨選票受到影響。今年投票率大幅上升，不少候選人是選票增加而得票率下跌，其中公民黨情況好一些，五個分區直選中，新界西與九龍西的得票率上升，新界西得票率上升是因為余若薇挑戰新界，搶了大量選票。但是，這不是公民黨之勝，而是余若薇之敗。公民黨在九龍西的得票率上升，得感謝劉千石退出政壇，感謝民協的馮檢基轉戰「超級區議員」席位。民協這個一人政黨，少了馮檢基，選票自然流向公民黨與民主黨。在政治光譜擴大的反對派陣營中，彼此搶票，最後仍得靠明星候選人，靠候選人的名氣。余若薇與馮檢基是一個例子。也因此，民主黨這個老化的政黨，大佬們一直不肯退下一線，實際上也無法退下，結果越來越萎縮。